

## 《王忠嗣碑》所见吐蕃史料钩沉

徐伟 吴疆

**[摘要]** 王忠嗣是唐开元、天宝间与吐蕃作战的重要边将,其军事生涯的起步、辉煌及终结皆与吐蕃有着紧密联系,了解其与吐蕃的关系显然对于研究开元、天宝年间唐代民族关系史及吐蕃史有着重要意义。然正史的相关记载却失之于简略,而《王忠嗣碑》则恰可予以补正。故现据碑文和各种史料,对王忠嗣与吐蕃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王忠嗣;吐蕃;平凉;郁标川;石堡

**[中图分类号]** K2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5)02-0103-05

王忠嗣,原名王训,因其父亲王海宾在与吐蕃的作战中立下大功并沙场捐躯,玄宗故赐其名曰忠嗣。作为唐朝中期的著名军事将领,他西征吐蕃,北平突厥,与怒皆三战桑乾河,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而深受唐玄宗之倚重:“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sup>①</sup>,同时兼任朔方、河西、陇右、河东四镇节度使,终唐一朝,无出其右。他平生曾久经沙场,战绩辉煌,但其军事生涯的起落却独与吐蕃联系最为紧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唐朝军民与吐蕃人的军事活动不仅影响了王忠嗣的一生,更同他的悲欢离合、荣辱进退相始终。因此,对王忠嗣与吐蕃人的交战经过作一细致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他功成名就的原因,还是吐蕃人同唐朝战和往来的复杂历程,以及唐代中期西北边疆的政治形势等问题,无疑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不过在此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王忠嗣的勋绩显赫,新旧两唐书均立有传,北宋人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也将其收录于中<sup>②</sup>,然而关于他的相关文字记述却不免简略。例如《旧唐书·王忠嗣传》共记有1837字;《新唐书·王忠嗣传》却只有1407字。这也就使得王忠嗣的一些军事活动,以及开元、天宝间唐朝与吐蕃间在河陇争斗的史迹大多都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状态。幸有原存于陕西渭南的《王忠嗣碑》<sup>③</sup>的详细记载,才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与不足。

① 《旧唐书》[Z]卷103“王忠嗣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3199页。

② 《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9》[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701—706页。

③ 《王忠嗣碑》,全称《唐故朔方河东河西陇右节度御史大夫赠兵部尚书太子太师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原立于渭南乡贤祠。碑首碑座早已遗失。解放后该碑亦毁,现仅有拓本流传于世,有以下三家收录: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石刻拓本资料[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a/menu/5.html](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a/menu/5.html);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search/beitiejinghua/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21798&metaData.lid=626279&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503a050012>;徐自强、吴梦麟主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Z]第27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1—42页。

《王忠嗣碑》系由碑主的女婿、大历宰相元载所立并亲自撰文,全碑共3595字,主要记载了王忠嗣与吐蕃、奚、突厥等少数民族行军作战的一生,其字数不仅远远超过了两唐书对于碑主的记述,更为主要的是叙事的详尽及可信度也都极具可资借鉴之处。尤其是碑文中有多处涉关吐蕃的详细记述,诸如像开元二年(714)七月吐蕃入寇之际,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当时正“以骑士屯萧关”;王忠嗣任职张掖时,曾“乃候月乘风,卷旗鞭马,精兵七百弩,深入郁标川,遇赞普牙官”等等,类似这样一些的珍贵史料却多为史书中所未载。由此可见,《王忠嗣碑》对于古代史籍多有补正之处,而且也为我们了解开元、天宝间唐朝与吐蕃在河陇地区争斗的军事态势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鉴于王忠嗣平生与吐蕃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本文仅就《王忠嗣碑》中所涉及吐蕃的相关内容作一梗概的叙述与探讨。

《王忠嗣碑》刊刻于大历十年(715)四月,碑文自右自左竖刻,共42行,满行90字。是碑在开始部分以玄宗诏诰的形式阐明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唐与吐蕃对峙的大体局势:“犬戎睚眦,作虐西裔。攘据石堡,渔猎青海。”“猖狂先零,国怨家仇。建牙榆溪,树羽河源。”事实上,自唐代初年开始,尽管吐蕃的势力逐渐强大,然而终太宗一朝,吐蕃与唐基本保持了友好关系。只是到了高宗时期,特别是在吐蕃吞并吐谷浑后,才不断地向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等农耕地区进行扩张侵扰,使这些区域战事颇仍,造成了连年的社会动荡。据《旧唐书·吐蕃传》,当时吐蕃与唐朝产生的重要冲突事件如下表所示<sup>①</sup>:

时间	事件
咸亨元年(670)	诏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以讨之。军至大非川,为吐蕃大将论钦陵所败。
上元三年(676)	进寇鄯、廓等州,杀掠人吏,高宗命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往洮河军镇守以御之。
仪凤三年(678)	其年秋,敬玄与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与吐蕃战于青海,官军败绩,审礼没于阵,敬玄按军不敢救。”寻而黑齿常之破吐蕃大将赞婆及素和贵于良非川,杀获二千余级,吐蕃遂引退。
永昌元年(689)	率兵往征吐蕃,迟留不进,待价坐流绣州,温古处斩。待价素无统御之才,遂狼狈失据,士卒饥馑,皆转死沟壑。
天授元年(690)	又命文昌右相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中路退还,军竟不行。
长寿元年(692)	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
万岁登封元年(696)	孝杰复为肃边道大总管,率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官军败绩,孝杰坐免官。
万岁通天元年(696)	吐蕃四万众奄至凉州城下,都督许钦明初不之觉,轻出按部,遂遇贼,拒战久之,力屈为贼所杀。
久视元年(700)	吐蕃又遣其将鞠莽布支寇凉州,围逼昌松县。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休璟与莽布支战于洪源谷,斩其副将二人,获首二千五百级。
长安二年(702)	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贼凡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由上表可见,高宗、则天朝时中原王朝与吐蕃作战较为频繁,且各有胜负,但唐朝基本上处于防御态势。至中宗、睿宗朝时,因唐与吐蕃各自政局都比较动荡,无暇外顾,彼此间无大战事。一直到了玄宗朝,唐玄宗对周边政权才开始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如设十道节度使,其中河西、陇右、剑南三节度使则是专门设置用来经略吐蕃,这也就恰好为王忠嗣提供了发挥军事才能的机遇和舞台。

唐开元二年秋,吐蕃大举入侵临洮、兰州、渭州,成为开元、天宝间唐与吐蕃争斗开始的导火索。《旧唐书·薛讷传》载“其年八月,吐蕃大将盆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群牧而去。”<sup>②</sup>《旧唐书·吐蕃传》载“开元二年秋,吐蕃大将盆达焉、乞力徐等率众十余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掠监牧羊马而去。”<sup>③</sup>而《王忠嗣碑》对此次吐蕃入寇的战事还有这样的补充,即“盛秋临坰牧,秃发举卅万众东踰狄道。”“驱掠马牛,燿火照平凉。”在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驱掠马牛,燿火照平凉”这条在正史中失载的记述。

① 此表依据《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中第5223—5226页内容制成。

② 《旧唐书》卷93“薛讷传”,第2984页。

③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第5228页。

事实上,平凉在唐中期以后,一直是吐蕃人入侵进扰泾河、渭水流域的主要通道。这是因为,在青海湖周边是放牧牛羊的良好牧场,可以说是青藏高原上最为富庶之地,自然这里也就使之成为吐蕃人囤积兵马的战略要地。而从此北上过祁连山中的扁都口,可直达焉支山下的天然牧场;从此东向过凉州,一马平川可直达黄河岸边;自灵州过固原则可直抵平凉;从这里顺泾河东下即直达关中平原问鼎长安。这一路上基本没有重山阻隔,且沿途水草肥美,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骑兵行军作战。也正是因为如此,唐朝军民与吐蕃人的战事多在这一条线路上发生。例如从上表中可看出,其中几次战事都发生在武威、凉州等地。而晚唐诗人司空图所写的“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sup>①</sup>那首诗歌,尽管我们从中更多地是理解到民族融合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在这一条线路上,亦即在地处平凉西北部的萧关等地,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事是何等的频繁。故而《旧唐书》中曾言:“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sup>②</sup>,恰当地指出了此地紧控交通咽喉之冲要,直接抵御来自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举足轻重的战略位置。

据《王忠嗣碑》所载,开元二年七月,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领兵防御吐蕃,“以骑士屯萧关”。其驻地恰好就在平凉西北。而王海宾在后来同吐蕃人的战斗中身先士卒,战死疆场。唐玄宗感念其功,重加褒奖。同年,将9岁的王忠嗣诏入宫中收养,并“诏复朝散大夫、尚辇奉御”。父亲战死在同吐蕃人交锋沙场的痛心经历,可以说给王忠嗣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碑文言曰:“公以仇耻未雪,激愤逾深,每对案忘餐,或独居掩涕。”惨烈的战事不仅给王忠嗣幼年的心灵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同时也使他立下了奋命疆场,报效祖国的决心。

由于朝廷君主的信任,年纪渐长的王忠嗣最终迎来了完成雄心壮志的机遇。《王忠嗣碑》中记述了他出征边塞的经过原委以及战胜吐蕃的详情:“俾以中郎将官从徐公萧嵩出塞。使通知四夷事,饱习军阵”。至开元十七年(729),时方24岁的王忠嗣“及徐公将入觐京师,改辕张掖。公曰:‘无以归报,愿一甘心。’乃候月乘风,卷旗鞭马,精兵七百弩,深入郁标川。遇赞普牙官,践更角武,戈铤山立,介马云屯。雾雨忽开,旌旗相接,将校失色,犹欲引驰。公谓:‘一足未移,追射且尽,无敢妄动,观吾破之。’乃超乘贯羌,当前皆废,吐蕃大将,临高整旅。公陷胸走腹,曲折回旋,取白马于众中,舍大黄而益振。肩倚膝蹄,蹈藉蹙圯,鑫铁机骇,群挤乱坠。提刀四顾,如土委地。网决纲漏,逋诛久矣。既伐且吊,当而勿喜,芟夷之又蕴崇焉,系累之亦焚燎焉。执讯获丑,何啻数千;牵羊繫驹,殆将万计。”

将门虎子初试锋芒,即取得了深入吐蕃腹地、力克强敌的巨大胜利,同时也使王忠嗣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赏识。《王忠嗣碑》记述了碑主在此次战后的境遇:“上益叹息,诏令凯旋。天子御勤政楼,亲阅军实,太常稽宪度,奖授执金吾。上亦多元戎,因为右丞相,仍令图写,置于座隅。自兹厥后,恒当重任。”

对于王忠嗣与吐蕃所进行的这次战斗,《旧唐书·王忠嗣传》缺漏而未载。《新唐书·王忠嗣传》则只是参照了碑文<sup>③</sup>,粗略地记载了此事的大致经过:“乃请精锐数百袭虏,会赞普大酋阅武郁标川,其下欲还,忠嗣不从,提刀略阵,斩数千人,获羊马万计”<sup>④</sup>。通过对比发现,碑文中记载的“改辕张掖”,新唐书则没有提及,而这点恰恰应是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它说明了王忠嗣与吐蕃作战的行军路线的起点应该是在张掖,而“深入郁标川,遇赞普牙官”则说明王忠嗣与吐蕃作战的战场应该是“郁标川”。

“郁标川”,据《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载“北去凤林关,渡黄河。西南入郁标、柳谷、彰豪、青海、大非海、乌海、小非海、星海、泊悦海、万海、白海、鱼海、入吐蕃。”<sup>⑤</sup>可见,《太白阴经》此处记载的是唐朝进入吐蕃的线路,亦即“唐蕃古道”,而郁标川恰好是这条线路上临近河州(凤林关在河州)的一个点,因

① 司空图《河湟有感》,《全唐诗》[Z]卷633《司空图二》,中华书局,1979年。

② 《旧唐书》卷152“刘昌传”,第4072页。

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Z]卷88,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乾隆52年刻本和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卷5,《石刻史料新编》[Z]第2辑19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都持此说。而笔者在抄录该碑文,并以之与《旧唐书·王忠嗣传》《新唐书·王忠嗣传》相互对比时,发现新唐书与碑文有数处相合,而旧唐书则与之相异,故也认同二位的说法。

④ 《新唐书》[Z]卷133“王忠嗣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4551页。

⑤ 李筌著,张文才、王陇译注:《太白阴经全解》[Z],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80页。

其地在河州的西南,故应在青海省的东南部一带。而汤开建先生也考证“即在唐廓州之境,由廓州西北上可至唐鄯城”<sup>①</sup>,唐廓州即今青海省东南部的尖扎县一带。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郁标川应在现在的青海省东南一带。

那么王忠嗣为什么会由张掖长途奔袭到现在的青海省东南部地区与吐蕃作战,笔者以为应与唐九曲之地有关。刘满先生在其《唐九曲及其相关军城镇戍考》一文中认为唐九曲之地“包括有今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同仁县、贵南县、泽库县和甘肃夏河县五县的全部,还包括有今甘肃碌曲县的西部和青海同仁县的南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sup>②</sup>可知刘满先生考证的唐九曲之地的范围大致在现在的青海省东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恰与郁标川的位置相合。

九曲之地对于唐蕃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据《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sup>③</sup>可见此地与唐境接近,可以作为吐蕃进犯唐境的前沿阵地。与之相应的则是唐若失去了九曲之地,在与吐蕃的对峙中就会使陇右地区失去缓冲地带,从而受到吐蕃的直接威胁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维护陇右地区的安全,夺取九曲之地就显得至关重要。

由于在“郁标川”与吐蕃战斗中的英勇表现,王忠嗣的官职勋爵不仅得到升迁,“帝大悦,累迁左威卫将军、代北都督,封清源县男”<sup>④</sup>;而且他的军事才能也得到了一些重要将领的充分认可。据《旧唐书·王忠嗣传》载,开元二十六年“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sup>⑤</sup>王忠嗣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分镇河湟”的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辉煌战绩。《王忠嗣碑》言其“一之岁,拔新城,走莽布,夷烽垒,烧积聚。二之岁,开九曲,夺三桥,梁洪河,溯西海。”由于他在吐蕃地区的一连串的胜利,使其官职得到了进一步的拔擢。《旧唐书·王忠嗣传》载:“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寻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sup>⑥</sup>;《新唐书·王忠嗣传》载“拜左金吾卫将军,领河东节度副使、大同军使”<sup>⑦</sup>;《授王忠嗣同陇右节度副使制》载“宜复旧官,置同正员,乃同陇右节度副使,依前专知兵马,先有勋封,并宜如故。”<sup>⑧</sup>可见此时王忠嗣已同时兼任河东、陇右二节度副使,实现了从六品的低级武官向三品高级军事将领的转变。

王忠嗣作为总镇一方的统帅,解决边界上各民族间的冲突诚然是其重要的职能,但是维持局面的稳定,建设边防也应是其施行的重要举措,史书中却没有王忠嗣在建设边防以抵御吐蕃方面的记载。《旧唐书·王忠嗣传》中却记述了他在朔方自云中,缘边数千里进行军事防御建设的事实:“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sup>⑨</sup>;《新唐书·王忠嗣传》亦载“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并受降、振武为一城,自是虏不敢盗塞”<sup>⑩</sup>。可见为了防止回纥的进犯,王忠嗣在朔方、河东境内修建了大量的军事防御工程。而事实上,据《王忠嗣碑》记载,王忠嗣在防御吐蕃人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东缀飞狐,西蹶阳关,本天下劲兵,制缘边万里”;“款流沙而瞰乌弋,岷昆仑而瞰濛汜。方且缮完补缺,劝穡戒车”;“西自五凉,东暨渔阳,南并阴山,北临大荒,联烽接守,乘高掎要。”其中“阳关”、“流沙”、“五凉”都在敦煌及附近,王忠嗣显然在其河西、陇右节度使的任上,将边防建设的区域继续向西扩展到了河西的敦煌等地区,并以此来加强和巩固防御吐蕃的能力。

① 汤开建:《〈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陇右、河西、北庭、安西、范阳五道部族、地理考证》[J],《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第54页。

② 刘满:《唐九曲及其相关军城镇戍考》[J],《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1页。

③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第5228页。

④ 《新唐书》卷133“王忠嗣传”,第4552页。

⑤ 《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第3198页。

⑥ 同上。

⑦ 《新唐书》卷133“王忠嗣传”,第4552页。

⑧ 李希泌主编:《唐大诏令集补编》[M]卷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48页。

⑨ 《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第3199页。

⑩ 《新唐书》卷133“王忠嗣传”,第4552页。

吐蕃在青海地区向北可以通过当金山口和大斗拔谷进入敦煌和张掖,这显然会对河西地区的安全形成巨大威胁,故而唐政府才会设置河西节度使来“隔断羌胡”<sup>①</sup>,抵御吐蕃,阻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系。而王忠嗣在其河西、陇右节度使任上修建工事于敦煌及附近,显然是可以阻止吐蕃向北穿过当金山口进入敦煌的重要举措。

王忠嗣军事生涯的渐趋终结,与吐蕃也有着一定的关联。《王忠嗣碑》在述及其原因时曾这样写道:“安禄山保奸伺变,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逼示专,嫌公不附。寝营平之奏,沮乐毅之谋。内隙外讐,阴中交讐。”将所有责任都加在李林甫、安禄山身上,却没提及王忠嗣反对夺取石堡城的记载,这显然是与历史事实难相符合的。王忠嗣的被贬谪应与“石堡”有着间接关系,至少应是一根导火索。唐玄宗热衷于对吐蕃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边将对此顺应与否,得到的结局也不一样。哥舒翰很主动的顺应了玄宗的旨意,不仅费数万人之命夺取了石堡城,还“筑神威军青海上”,故得以取代王忠嗣。而王忠嗣则恰好相反,审时度势,不认同玄宗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而以贬谪告终。

除此之外,这也可能与王忠嗣在河陇的威望日隆有关。王忠嗣的对于吐蕃的累累战功,势必会招来统治者的疑忌。《旧唐书·王忠嗣传》载“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其载四月,固让朔方、河东节度,许之。”<sup>②</sup>观此段记载,似乎王忠嗣是因为“颇不习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才辞去朔方、河东节度使。而事实上,这段记载有非常不合情理之处。王忠嗣的军事生涯与河陇息息相关,其军事生涯的开端、低谷、转折都发生在河陇,说其“及至河陇,颇不习物情”显然说不通。再者,提及其“以功名富贵自处”,旧唐书的记载又自相矛盾,《旧唐书·王忠嗣传》载天宝六年,王忠嗣不同意强攻石堡城,“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sup>③</sup>。由此可见,王忠嗣固辞朔方、河东节度使绝非是因“望减于往日矣”,事实上应该是别有隐情。

元载在撰碑文时不可能不清楚“石堡城”在王忠嗣军事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在这件事中所受的冤屈,却刻意缺漏不载。这显然是“为尊者讳”的笔法,而恰恰是这种笔法给后人的猜测留下了充分思考的余地。

总之,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王忠嗣碑》中记述了大量史书所未载的与吐蕃相关的史料。吐蕃人与唐朝军民所发生的连年持久的战争影响了王忠嗣的一生,仅从这一点而言,在我们研究唐朝中期与吐蕃人的交往历史时,王忠嗣无疑应该是一位值得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重要军事将领。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  
[作者简介] 徐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研究生;吴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兰州 730000)

① 《旧唐书》卷38“地理一”,第1386页。

② 《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第3199页。

③ 同上,第3200页。